



編主譯振施

庫文界世

— 1 —



發行店書活生海上

月五年四十二國民華中

世界文庫

— 1 —
每冊實價十元
外埠酌加郵費

編輯人 發行所 發行所 印刷所

鄭振鐸 上海福州路復興里
徐伯昕 上海福州路
生活書店 第三八四號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

世界文庫發刊緣起

鄭振鐸

文學名著爲人類文化的最高的成就。古語有云：「歷史是一部相斲書。」但文學史在一般歷史裏却是最沒有血腥氣的。偉大的文人們對於人羣的貢獻，是不能以言語形容之的。他們不以掠奪侵凌的手腕，金戈鐵馬的暴行來建築他們自己的紀念碑。他們是像兄弟似的，師友似的，站在我們的前面，以熱切的同情，悲憫的心懷，將他們自己的遭遇，將他們自己所見的社會和人生，乃至將他們自己的嘆息，的微笑，的悲哀，的憤怒，的歡悅，告訴給我們，一點也不隱匿，一點也不故作。他們並不在說教，在教訓，他們祇是在傾吐他們的情懷。但其深邃的思想，婉曲動人的情緒，弘麗雋妙的談吐，却鼓勵了，慰藉了，激發了一切時代，一切地域的讀者們。亞歷山大帝過去了，查理曼大帝過去了，拿破崙過去了，秦皇漢武過去了，唐太宗，明太祖過去了；他們以同類的血肉和骷髏，悲憤和眼淚，成就了所謂英雄的事業，所留下的却祇是蕪城荒邱，塗抹着血紅似的夕陽殘照，而給我們的可怕的流血的紀念耳。那些猙獰的殺人不眨眼的面貌，那些殘忍暴虐的攻城略地的行動，只模糊的現在歷史裏，而成爲人類的歷史上的幾場惡夢。

但文學上的英雄們和偉人們却永遠的不會過去；他們將永遠的像兄弟似的，師友似的出現於一切時代，一切地域的讀者們的前面。我們讀着他們的書，便親切的像和他們「同年生，並肩立」，連他們的一顰一笑，一輕喟，一微愁都會爲我們所熟悉。荷馬、阿克洛士、柏拉圖、莎士比亞、李白、杜甫、關漢卿諸大家，即使其生平事蹟未必全爲我們所知，他們的心靈和情思却是最爲我們所明白的。他們的著作，終古的「光芒萬丈長」，永爲後人心靈上和藝術上的修養的無窮盡之汲取的泉源。

在文學名著裏，我們明白許多偉大的作家們是怎樣的運用文字這神奇的東西，寫作出怎樣的偉大不朽之想像的創作。這些想像的創作乃是人類生活的最真實最活潑的記載。在那裏我們知道人類是怎樣的由原始的野蠻生活，經過了怎樣的困苦掙扎和奮鬥，而達到了文明的情形。在那裏，埋葬着人類在苦難和掙扎裏所感發的崇高和深遠的情思，足够作爲後人的教訓。

和感受之資。在那裏，有比現實的人生更真實的生活的現狀；在那裏，有比哲學更精深的人生的哲理。他們增大我們的同情的心胸，深邃我們對於人類的愛。他們使我們明白：人的生存是爲了同類的幸福和人道的光榮的。嘗有一首短詩，足夠令我們終身受用的；也嘗有一部小說，會使我們改造過我們的整個的人生觀念的。

在文學名著裏，我們讀到了整個人類的最真實，最動人的歷史；那許多動人的記載，都是一般所謂「相斫書」的歷史所不會有的。那是不隱匿的人間的活動，那是赤裸裸的社會的諸相的曝露。歷史是常被改造，被塗飾而失其真的，但文學名著却給我們以永永不會變色的人類活動的真相。——人類是怎樣的由層層的自然界的束縛裏脫出，怎樣的由不平等的政治的和社會的組織裏，努力改造自己，而終於向大多數的自由與幸福之鵠的而前進；那些事實，在文學名著裏是那樣真摯感人的被記錄下來。

所以世界文學名著的介紹和誦讀，乃是我們這一時代的人的最大的任務（或權利）和愉快。

但在中國，我們雖常談到「名著」，而真實的在讀「名著」的人却不多。「名著」的介紹，成了今日的很迫切的需要。不僅歐美的名著的介紹，百未得其一二，就是中國本土的著作，我們要得到完善而方便的本子，也就不是容易的事。——大學文科的教員們如欲同時得到二三十冊以上的杜甫、關漢卿的著作供給學生們的應用，立刻便會成了一個極困難的問題。有幾部文學史常談到的名著，往往至今也還是秘冊珍本，爲公私圖書館所寶藏，輕易不得一讀。

編者個人曾遇到過不止一次的這樣的批評或質詢：「那些詩句或文章，在你的文學史裏爲什麼不載着全文呢？斷片或零句，實在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而且那些詩文却都不大容易得到的呢。」當然，編者是不能夠使他們滿意。因爲一部文學史，無論其容量龐大到什麼程度，要裝載「名著」的全文於其間，却是絕對的不可能的事。然而讀者們却是如何迫切的在需要着「名著」。

許多批評家們每執持着極偏窄的批評見解。是古者便非今，崇拜莎士比亞的便蔑視關漢卿。抱定了所知的數冊書，便以爲天下之美，盡在於此。緣所知太窄，所見遂不免於偏窄。林琴南先生譯茶花女，十字軍劫後英雄略，塊肉餘生述後，乃知盲左偏遷外，記事能手，復有大小仲馬、史格得、迭更司諸人，且更能於左遷外別出心手，以數十萬言，寫十數日間事。彼終身執持着左傳、史、漢以

爲古文最高之典範的，蓋因不會看到史格得送更司，大小仲馬之所作耳。故欲去其所蔽，必先廣其見聞。

如果不以廣大的心胸去接受先民的偉大的成就，便是自絕於陽光燦爛，花木繽紛的文學園地。

就在藝術的修養立場上來講，淺窄的專嗜的結果，也往往容易流於模擬求肖，失去了自己的真實。我們在那廣大的文學園地裏，也許不免會有所偏嗜，却絕對的不宜專嗜。廣博的誦讀，將會給我們以更闊大的成就和見解。

我們的工作，便是有計劃的介紹和整理，將以最便利的方法，呈獻世界的文學名著於一般讀者之前。

我們將從埃及、希伯來、印度和中國的古代名著開始。吠陀、死書、新舊約、摩訶巴拉他、拉馬耶那和詩經，一切古代的經典和史詩、民歌，都將給以同等的注意。

我們對於希臘羅馬的古典著作，尤將特別的加以重視。荷馬、魏琪爾的史詩、阿斯克洛士、沙福克里士、優里辟特士的悲劇，阿里斯多芬士的喜劇，Hesiod, Sappho, Pindar, Simonides, Horace, Ovid, Catullus, Lucretius 的詩歌，Plato, Aristotle, Demos-

them, Caesar, Cicero, Lucian 的著作，乃至 Plutarch 的傳記，無不想加以系統的介紹。這樣，將形成一個比較像樣子的古典文庫。在黑暗的中世紀裏，從 St. Augustine 到 Dante, Boccaccio, Chaucer, Villon 偉大的名字也不少。各民族の史詩，像北歐的新老 Edda，德國的 Nibelungen Lied 以至流行於僧侶間的故事集（像 Gesta Romanorum）行吟詩人之作品，都想擇其重要的譯出。

中世紀的東方，是最光明燦爛的一個大時代。從中國的詩歌、散文、小說、變文、戲曲的成就到波斯的詩、印度阿拉伯的戲曲、小說，乃至日本的萬葉集、源氏物語都是不容忽略的。印度的戲曲，像 Bhavabhuti, Kalidasa，中國的雜劇，像關漢卿、王實甫之所作，都是不朽的優美之作品。如有可能，一千零一夜將謀全譯。漢魏至唐的詩，唐宋的詞，元的散曲，都將成爲全集的式樣。宋元話本將有最大的結集。三國、水滸、平妖傳則將力求恢復古本之面目。

在文藝復興以來的歐洲文學裏，偉大的名字實在太多了！Cervantes, Shakespeare, Montaigne, Milton, Moliere，都是必須介紹的；而 Bandello, Conneillo, Racine, la Fontaine 以至 Perrault, Bacon, Marlowe, Aristo 諸人也必當在收羅之列。十八、十九世紀到現代的歐美詩歌和散文的選譯是比較困難的工作。但 Goethe, Heine, Byron, Keats, Shelley, Baud-

late, Gautier, Verlaine, Mallarmé, Whitman, C. Lamb 諸人的作品是必須譯出的。小說乃是這兩世紀的文學的中心。從 Swift, Defoe, Fielding, 到 Scott, Austen, Dickens, Thackeray, Eliot, Stevenson, Mrs. Stowe, Allan Poe, Hugo, Balzac, Dumas, Stendhal, George, Sand, Flaubert, Zola, Maupassant, Gogol, Turgenev, Dostoevsky, Tolstoi, Tchekhov, Gorky, Mark Twain, O. Henry, Barbusse, Romain Rolland 諸人都將有其代表作在這文庫裏。

近代戲曲的發展也是很可驚的，從 Schiller, Beaumarchais, 以下像 Ibsen, Bjornson, Breux, Hauptmann, Suderman, Oscar Wilde, Strindberg, Galsworthy, Maeterlinck, Tchekhov 都是要介紹的，至少得包括三十個以上的偉大的名字。

近代的東方是一個墮落的時期。但中國仍顯出很進步的情形。金瓶梅和紅樓夢是最可驕傲的兩部大著作。戲曲作家們尤多到難以全數收入。但盡有許多偉大的東西還在等待着我們去掘發。詩歌和散文是比較得落後。但我們將不受流行觀念的影響，而努力於表揚真實的名著。

這樣浩瀚的工程決不是一二年或三五人之時，力所能成就的。我們竭誠的歡迎學人們的合作。我們希望能够在五六年之間，將這工作的『第一集』告一個結束。

爲了發刊者和讀者們的便利，我們採用了定期刊物的式樣，規定每月發刊一冊。除了極少數的例外，長篇的著作將不使連載到一年以上。這樣，每一年便也可以有一個小小的結束。

我們站在這弘偉的工作計劃的高塔之下，很覺得有點慄慄危懼。但我們有着熱烈而清白的心；我們盼望能够因此而引起學人們的注意與合作。雖然這工作顯得很勇敢。但我們相信，我們的態度是慎重的。杜甫云：『不薄今人愛古人。』Coleridge 說：『今日真正的大學教育便是書籍。』發刊之旨，便在於此。幸讀者有以教之！

世界文庫編例

一 本文庫將繼續刊行六十冊到八十冊，成爲第一集。世界的文學名著，從埃及、希伯來、印度、中國、希臘、羅馬到現代的歐美

日本，凡第一流的作品，都將被包羅在內；預計至少將有二百種以上。

二 我們介紹歐美文學，已有三四十年的歷史，却從不會有過有計劃的介紹；往往都是隨手抓到一本便譯，或為流行的觀念所拘束，往往費了很大的力量去譯些二三流的著作。（如果林琴南先生有一位更好的合作者，他便不至以數年之力去譯哈葛得的全集了。）本文庫所介紹的世界名著，都是經過了好幾次的討論和商酌，然後才開始翻譯的。對於每一個作者，譯者都將給以詳盡的介紹；譯文在必要時並加註釋。五六年後當可有比較的可滿意的成績。

三 翻譯者往往奉嚴又陵氏的「信達雅」三字為準則。其實「信」是第一個信條。能「信」便沒有不能「達」的。凡不能「達」的譯文，對於原作的忠實程度，便也頗可懷疑。「雅」是不必提及的，嚴氏的「雅」往往是犧牲「信」以得之的。不過所謂「達」者，解釋頗有不同。直譯的文章，祇要不是「不通」的中文，仍然是「達」。假如將原文割裂刪節以牽就譯文方面的流行，雖「雅」却不足道矣。所以我們的譯文，是以「信」為第一義，却也努力使其不至於看不懂。

四 有一部分的名著是已經譯出來過的。我們在可能的範圍內竭力避免重複。惟過於重要的著作，不能不收入本文庫裏的，或從前的譯文過於不能讀的，或失去原意的，我們仍將不避重譯之嫌。林琴南氏的一部分古文的譯本，有必要的，我們也將再譯一次。

五 許多年來，學人們對於中國文學似乎也不曾有過較有計劃的整理。近來所見的『叢刊』『備要』，仍都是不加整理的照式翻印。一般讀本之類，又任意割裂，不足信賴。今日要想得到一部完善而方便的文學名著的讀本，將和得到一部譯本有同樣的困難。本文庫所收入的中國文學名著，都是經過整理的。

六 所謂「整理」，至少有兩項工作是必須做到的。第一，古書難讀，必須加以標點符號；第二，必須附異本之校勘記。新序和必要的註釋也是不能免除的。

七 在新的序（並不一定每部書都有）裏，我們也許將對於所介紹的「名著」有一種新的看法。我們覺得這種解釋和研究是必要的。近來常常容易發生誤會，守舊的空氣，把一切的「研究」和探討的舉動，都作為「提倡」。這是很容易貽誤青年們的。我們需要知道歷代的生活，需要研究古代的名著，但絕對不是復古與迷信。這中間是有極大的鴻溝劃分着的。

八 把像沈自徵、魚陽三弄、尤個鈞、天樂傳奇之類的酸腐之氣撲鼻的東西重刊了出來，除了戲曲本身的研究之外，也不是全無意義的。至少是表示「士子」們的一種抗議，一種決意的空想，一種被壓伏於黑暗的科舉制度之下的呻吟與呼籲。如果作為具有社會意義的看法，那其解釋便將與前不同。對於這一方面，我們將有努力。

九 一般社會生活與經濟情況，是主宰着各別的內容與形式的。我們特以可能的努力，想在新序裏闡明這種關係。這工作便將不是無系統、無組織的一種重印與介紹。

十 今日文學研究者已有長足的進步，但他們所見到的『古本』、『孤本』却決不是一般讀者所能見到的。（例如馮夢龍輯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醉世恒言，我們談之已久，而能讀到這『三言』的，究竟有多少人呢？）有多少名著是這樣的被埋沒不彰的。將這一類罕見的名著逐漸的披露出來，不能不爲一大快事。

十一 古書已成了『古董』，書價是那末貴。一個文學愛好者，要想手邊有可以隨時翻閱的若干書本，即使不是什麼『古本』、『孤本』，也將有『爲力不足』之感。本文庫將重要的著作，以最方便、最廉價的方式印出。學人可以無得書維艱之嘆矣。

十二 古本和今本，或原本和改本之間，往往有許多的差異，絕對不是『校勘記』所能包括得盡的。例如六十種曲本和富春堂本的白兔記，是那樣的不同的二物；又簡本的一百十五回的水滸傳和一百回或一百二十回的水滸傳之間是如何的不同。這便有對讀的必要。本文庫對於這一類的書爲對讀的便利計，每於同頁上分上下欄刊出。

十三 一部分久逸的古作，我們認爲有輯出的必要者，無不輯出加入本文庫，並力求能恢復其原來的面目。

十四 唐以前詩、宋詞、元明散曲，俱將謀刊其全。名家的文集也以全收爲主，不加刪節。但偶有機襲的文句（像金瓶梅）不能不刪去者，則必註明刪去之字數。

十五 諸『文庫』、『備要』裏所收的書，往往複見至再至三；有已見總集，更見專集的；有已收全集，而更有節本的。今爲節省篇幅計，極力避免此種不必要的複見。（例如警世通言已收之話本，刊清平山堂時便僅存其名目。）惟亦偶有例外，像醉翁延己之詞，往往相雜不可辨別，此則不能不互見的了。

十六 本文庫每冊均附有必要之插圖（書影、作者像及手蹟、原書的插圖）不僅增加讀者的趣味，且對於研究藝術者亦將有重要的貢獻。

十七 本文庫每月刊行一冊，每年刊行十二冊，每冊約四十萬字；中國的及國外的名著各佔其半。長篇的著作，除極少數的例外，不連載到十二冊以上。

十八 我們歡迎同道者們的合作與指示。一切的意見與譯稿，我們都將以懇摯的心懷接受之。

十九 我們很感謝生活書店能够給我們以很好的機會來做這個弘巨的工作。如果沒有他們的好意的合作和幫忙，在這艱難困苦的大時代裏出版這樣的一種『文庫』的事業將是不可能的。

世界文庫序

凡是藝術都是世界性的；例如埃及金字塔的攝影，在各國的世界美術史上；希臘的「彌羅美神」，在巴黎魯佛兒院；墨西哥的城闕，在柏林博物院；貝多芬的交響樂，在上海演奏；中國李昭道的畫，送倫敦展覽；這可以見建築、雕刻、圖畫及音樂，確爲世界性了。

只有文學，似乎可以說是例外。例如國語的文學，不是他國人所都能了解的；方言的文學，又不是全國的人所都能瞭解的。歐洲中古時代的宗教家，雖曾以拉丁文統制一切，然而文藝復興以後，意、英、法、德等國，都用國語來替代了。近代如柴門霍夫等，雖竭力爲世界語的運動；然而至今尚不能與各國語競爭。彷彿是證明文學非世界性的。

然而文學家感想，決不如是。彼決不肯在文學上拋却世界性，彼對於時間或空間的阻力，用方法打破他；例如古文學用注解，外國文學用翻譯，這就可以造成文學的世界性。

我們舊刻的文學總集，如詩三百篇，如楚辭，如文選，如漢魏六朝百三名家，如詩紀，如唐人小說集，如宋六十一家詞，如元人百種曲，或斷代，或拘格，沒有把各種的文學都彙成一集的。對於外國文學，以林琴南先生所譯爲最

富，然以英文本爲多，間有法文本。周樹人、作人兩先生的域外小說集，偏重北歐；李青崖先生譯本，偏於法國的莫泊桑等。也還沒有集各國第一流文學家的代表作而彙譯集印的。我們要領會文學上的世界性，尙不能不借資於外國語的叢刻，如英文、法文、德文等等。

鄭振鐸先生研究中國文學史，櫛而之世界，著有文學大綱，對於國內外各時期第一流文學家的作品，綱舉目張，已爲我們開示塗徑。近又有世界文庫的編輯，在中、威之部，條例較寬，自最著名專集外，尤注意於傳世最少的孤本。又如論衡、洛陽伽藍記、佛國記、西域記、水經注、徐霞客遊記等等，著書目的並不在文學，而散文可備一格，所以也列在裏面。至於外國文學，第一集姑以最著名的傳作爲限，已足爲我們的饋貧糧了。將來二三集以下，必將擴大範圍，隨時收集新進作家的傑作。於是所謂世界文庫者，必能由六百數十種而擴至數千種，是我所敢預祝的。

蔡元培
二十四年五月七日

世界文庫 第一冊目錄

發刊緣起

編例

蔡元培先生序

傳奇

花間集

錢太尹智勘緋衣夢

西遊記雜劇

白兔記

金瓶梅詞話

警世通言

吉訶德先生傳

死魂靈

無神者之彌撒

冰島漁夫

奧羅夫夫婦

美狄亞

希臘羅馬偉人傳

我的回憶

唐

蜀

元

元

元

明

明

西班牙

俄

法

法

俄

希臘

希臘

腦威

裴鏞著 鄭振鐸輯

趙崇祚編

關漢卿作

吳昌齡作

無名氏作

笑笑生作

馮夢龍編

塞萬提斯作

果戈理作

巴爾札克作

羅遜作

高爾基作

優立辟諦斯作

波盧塔作

別倫·別爾生作

一

三

九

九

一五

一七

二七

四二

六二

六六

七三

七九

三八

四〇

四二

傳奇

唐裴劍作

鄭振鐸輯

崔煒

貞元中有崔煒者，故監察向之子也。向有詩名於人間，終於南海從事。煒居南海，意豁然也，不事家產，多尚豪俠。不數年，財業殫盡，多棲止佛舍。時中元日，番禺人多陳設珍異於佛廟，集百戲於開元寺。煒因覲之，見乞食老嫗，因驟而覆人之酒甕。當墮者殿之，計其直，僅一緡耳。煒憐之，脫衣爲償其所直。嫗不謝而去。異日又來，告煒曰：「謝子爲脫吾難，吾善炙贅疣。今有越井岡艾少許，奉子。每遇疣贅，只一炷耳，不獨愈苦，兼獲美豔。」煒笑而受之。嫗倏亦不見。後數日，因遊海光寺，遇老僧贅於耳。煒因出艾試炙之，而如其說。僧感之甚，謂煒曰：「貧道無以奉酬，但轉經以資郎君之福祐耳。此山下有一任翁者，藏羅巨萬，亦有斯疾。君子能療之，當有厚報，請爲書導之。」煒曰：「然。」任翁一聞，喜躍，禮請甚謹。煒因出艾一蕪而愈。任翁告煒曰：「謝君子拯我所苦，無以厚酬，有錢十萬奉子，幸從容，無草草而去。」煒因留彼。煒善絲竹之妙，聞主人堂前彈琴聲，詰家童對曰：「主人之愛女也。」因請其琴而彈之。女潛聽而有意焉。時任翁家事鬼曰獨脚神，每三歲必殺一人饗之時，已逼矣，求人不獲。任翁俄負心，召其子計之曰：「門下客既不來，無血屬可以爲饗。吾聞大恩尙不報，况愈小疾耳。」遂令具神饌。夜將半，擬殺煒。已潛扁煒所處之室，而煒莫覺。女密知之，潛持刃於窗隙間告煒曰：「吾家事鬼，今夜當殺汝而祭之。汝可持此破窗遁去。不然者，少頃死矣。此刃亦望持去，無相累也。」煒恐悸汗流，揮刃攜艾，斷窗樞躍出，拔鍵而走。任翁俄覺，率家僮十餘，簾持刃秉炬，追之六七里，幾及之。煒因迷道，失足墜于大枯井中。追之失墜而返。煒雖墜井，爲槁葉所籍而無傷。及曉視之，乃一巨穴，深百餘丈，無計可出。四旁嵌空，宛轉可容千人。中有一白蛇，盤屈可長數丈。前有石臼，巖上有物滴下如飴蜜，注臼中，蛇就飲之。煒察蛇有異，乃叩首祝之曰：「龍王，某不幸墜於此，願王憫之，幸不相害。」因飲其餘，亦不饑渴。

細視她之唇吻，亦有疣焉。煒感她之見憫，欲爲炙之，奈無從得火。既久，有遙火飄入於穴。煒乃燃艾，啟她而炙之，是贅隱手噬地。她之飲食久妨礙，及去，頗以爲便。遂吐徑寸珠，酬煒。煒不受，而啟她曰：「龍王能施雲雨，陰陽莫測，神變由心，行藏任已。必能有道，拯援沉淪。倘賜翠絛，得還人世，則死生感激，銘在肌膚。但得一歸，不願懷寶。」她遂咽珠，蜿蜒將有所道。煒遂再拜，跨她而去。不由穴口，只於洞中行可數十里，其中幽暗若漆，但她之光燭兩燄。時見繪畫古丈夫，咸有冠帶。最後燭一石門，門有金獸環環，洞然明朗。她低首不進，而卸下煒。煒將謂已達人世矣。入戶，但見一室，空闊可百餘步。穴之四壁，皆鑄爲房室。當中有錦繡幃帳數間，垂金泥累，更飾以珠翠，炫晃如明星之連綴。帳前有金爐，爐上有蛟龍鳳凰，她驚雀，皆張口，噴出香烟，芳芬鬱鬱，傍有小池，兩以金盤，貯以水銀。鬼鬻之類，皆琢以瓊瑤，而泛之。四壁有床，咸飾以犀象。上有琴瑟笙簧，鼓瑟不可勝記。煒細視手澤，尙新。煒乃恍然莫測，是何洞府也。良久，取琴試彈之，四壁戶牖咸啟。有小青衣出而笑曰：「玉京子已送崔家郎君至矣。」遂却走入。須臾，有四女皆古環髻，曳霓裳之衣，謂煒曰：「何崔子擅入皇帝玄宮耶？」煒乃舍琴再拜，女亦酬拜。煒曰：「既是皇帝玄宮，皇帝何在？」曰：「暫赴祝融宴。」遂命煒就榻鼓琴。煒乃彈胡笳。女曰：「何曲也？」曰：「胡笳也。」曰：「何爲胡笳？吾不曉也。」煒曰：「漢蔡文姬，即中郎舊之女也。淩於胡中，及歸，感胡中故事，因撫琴而成斯弄。像胡中吹笳哀咽之韻。」女皆怡然曰：「大是新曲。」遂命酌醴，傳觴。煒乃叩首，求歸之意，頗切。女曰：「崔子既來，皆是宿分。何必匆遽？幸且淹駐。羊城使者少頃當來，可以隨往。」謂崔子曰：「皇帝已許田夫人，事策簿便可相見。」崔子莫測端倪，不敢應答。遂命侍女召田夫人。夫人不肯至，曰：「未奉皇帝詔，不敢見崔家郎也。」再命不至，謂煒曰：「田夫人淑德美麗，世無儔匹。願君子善奉之，亦宿業耳。夫人即齊王女也。」崔子曰：「齊王何人也？」女曰：「王諱橫，晉漢初亡，齊，而居海島者。」遂巡，有日影入照坐中。煒因舉首，上見一穴，隱隱然觀人間天漢耳。四女曰：「羊城使者至矣。」遂有一白羊，自空冉冉而下，須臾至座。背有一丈夫，衣冠儼然，執大筆，兼封一青竹筒，上有篆字，進於齊几上。四女命侍女讀之曰：「廣州刺史徐紳死，安南都護趙昌充替。」女酌醴飲使者曰：「崔子欲歸番禺，願爲挈往。」使者唱嚕，謂煒曰：「他日須與使者易服緝字，以相辭勞。」煒但唯唯。四女曰：「皇帝有勅令，與郎君國寶陽燄珠，將往至彼，當有胡人具十萬緡而易之。」遂命侍女開玉函，取珠授煒。煒再拜捧受。謂四女曰：「燄不會朝謁皇帝，又非親族，何遽貶遣如是？」女曰：「郎君先人有詩於越臺，感悟徐紳，遂見修緝。皇帝憐之，亦有詩繼和。黃珠之意，已露詩中，不假僕說。郎君豈不曉耶？」煒曰：「不識皇帝何詩？」女命侍女書題于羊城使者筆管上云：「千載荒臺踰路隔，一

煩太守重椒檠，感君拂拭意，何極！報爾美婦與明珠。」煒曰：「皇帝原何姓字？」女曰：「已後當自知耳。」女謂煒曰：「中元日，須具美酒豐饌，於廣州蒲澗寺靜室，吾輩當送田夫人往。」煒遂再拜告去。欲躡使者之羊背。女曰：「知有鮑姑艾，可留少許！」煒但留艾，即不知鮑姑是何人也。遂留之。瞬息而出穴，履於平地，遂失使者與羊所在。望星漢時，已五更矣。俄聞蒲澗寺鐘聲，遂抵寺。僧人以早糜見餉。遂歸廣州。崔子先有舍稅屋。至日，往舍詢之，曰：「已三年矣。」主人謂煒曰：「子何所適，而三秋不返？」煒不實告。開其戶，塵榻儼然，頗懷悽愴。問刺史，則徐紳果死。而趙昌替矣。乃抵波斯邸，潛覓是珠。有老胡人一見，遂匍匐禮手曰：「郎君的入南越王趙佗墓中來，不然者，不合得斯寶？」蓋趙佗以珠爲殉故也。崔子乃具實告，方知皇帝是趙佗，佗亦曾稱南越武帝故耳。遂具十萬緡易之。崔子詰胡人曰：「何以辨之？」曰：「戊戌大食國寶，陽燧珠也。昔漢初趙佗使異人，梯山航海盜歸番禺，今僅千載矣。我國有能玄象者，言：「來歲國寶當歸。」故我王召我具大舶重資，抵番禺而搜索。今日果有所獲矣！」遂出玉液而洗之，光鑒一室。故●人遽泛舶歸大食去。煒得金，遂具家產，然訪羊城使者竟無影響。後有事於城隍廟，忽見神像有類使者。又親神筆上有細字，乃待女所題也。方具酒脯而奠之，兼重粉繒，及廣其宇。是知羊城，即廣州城，廟有五羊焉。又徵任翁之室，則村老云：「南越尉任應之墓耳。」又登越王殿臺，觀先人詩云：「越井岡頭松柏老，越王臺上生秋草。古墓多年無子孫，野人踏踐成官道。」兼越王權和詩：「蹤跡頗異。乃詢主者，主者曰：「徐大夫紳，因登此臺，感崔侍御詩，故重粉飾臺殿，所以煥赫耳。」後將及中元日，遂豐潔香饌，甘醴，留蒲澗寺僧室。夜將半，果四女伴田夫人至。容儀豔逸，言旨雅淡。四女與崔生進觴諧謔，將曉告去。崔子遂再拜訖，致書達於越王，卑辭厚禮，敬荷而已。遂與夫人歸室。煒詰夫人曰：「既是齊王女，何以配南越人？」夫人曰：「某國破家亡，遭越王所虜，爲嬪御。王崩，因以爲殉。乃不知今是幾時也。看烹鴈生如昨日耳。」每憶故事，輒一潸然。煒問曰：「四女何人？」曰：「其二，甌越王搖所獻，其二，閩越王無諸所進，俱爲殉者。」又問曰：「昔四女云鮑姑，何人也？」曰：「鮑觀女，葛洪妻也。多行炙於南海。」煒方歎駭，昔日之姬耳。又曰：「呼她爲玉京子何也？」曰：「昔安期生長跨斯龍，而朝玉京，故號之玉京子。」煒因在穴飲餘餘沫，肌膚少嫩，筋力輕健。後居南海十餘載，遂散金破產，棲心道門。乃挈室往羅浮訪鮑姑。後竟不知所適。」

●「故」應作「胡」。

●見太平廣記卷三十四。

唐大初，有陶太白、尹子虛二老人，相契爲友。多遊嵩華二峰，採松脂茯苓爲業。二人因攜醪，陟芙蓉峰，尋異境，憩於大松林下，因傾壺飲。聞松稍有二人撫掌笑聲。二公起而問曰：「莫非神仙乎？豈不能下降而飲斯一爵？」笑者曰：「吾二人非山精木魅，侯是秦之役夫，彼即秦宮女子。聞君酒罄，頗思一醉。但形體改易，毛髮怪異，恐子悻悻，未能便降。子但安心徐待，吾當返穴易衣而至。幸無遽捨我去。」二公曰：「敬聞命矣。」遂久伺之。忽松下見一丈夫，古服儼雅，一女子，鬢髮綠衣，俱至。二公拜謁，忻然還坐。頃之，陶君啟：「神仙何代人？何以至此？既獲拜，願祛未悟。」古丈夫曰：「余秦之役夫也。家本秦人，及稍成童，值始皇帝好神仙術，求不死藥，因爲徐福所惑，搜童男童女千人，將之海島。余爲童子，乃在其選。但見鯨潭熒雪，蜃閣排空，石橋之柱欹危，蓬岫之烟杳渺，恐葬魚腹，猶食雀生。於難厄之中，遂出奇計，因脫斯禍。歸而易姓，業儒。不數年中，又遭始皇煨燼典墳，坑殺儒士，縉紳泣血，簪紱悲號。余當此時，復是其數。時於危懼之中，又出奇計，乃脫斯苦。又改姓氏爲板築。又遭秦皇款信妖妄，遂築長城。西起臨洮，東之海曲，隴鴈悲書，寒雲咽空，鄉關之思，魂飄砂磧，之努力竭。隨趾傷骨，陷雪觸冰。余爲役夫，復在其數。遂於辛勤之中，又出奇計，得脫斯難。又改姓氏而業工。乃屬秦皇帝崩，穿鑿，關山，大修瑩城，玉墀，金闕，珠樹，瓊林，綺殿，錦宮，雲樓霞閣。工人匠石，盡閉幽陵。念爲工匠，復在數中。又出奇謀，得脫斯苦。凡四設權奇之計，俱脫大禍。知不遇世，遂逃此山，食松脂木實，乃得延齡耳。此毛女者，乃秦之宮人，同爲殉者。余乃同與脫關山之禍，共匿於此。不知於今經幾甲子耶？」二子曰：「秦於今世，繼正統者九代，千餘年，興亡之事，不可歷數。」二公遂俱稽顙曰：「余三子，小者，幸遇大仙，多劫因依，使今諧遇，金丹大藥，可得聞乎？」朽骨腐肌，實冀麻蔭。」古丈夫曰：「余本凡人，但能絕其世慮，因食木實，乃得凌虛。歲久日深，毛髮紺綠，不覺生之與死，俗之與仙，鳥獸爲隣，猿狖同樂，飛騰自在，靈氣相隨。亡形得形，無性無情，不知金丹大藥爲何物也。」二公曰：「大仙食木實之法，可得聞乎？」曰：「余初餌柏子，後食松脂，遍體瘡瘍，腸中痛楚，不及旬朔，肌膚參

滑，毛髮澤潤。未經數年，凌虛若有梯，步險如履地。飄飄然順風而翔，皓皓然隨雲而昇，漸混合虛無，潛乎造化。彼之與我，視無二物，凝神而神爽，養氣而氣清，保守胎根，含藏命帶。天地尚能覆載，雲氣尚能鬱蒸，日月尚能晦明，川岳尚能融結，卽余之體莫能收壞矣。」
二公拜曰：「敬聞命矣。」飲將盡，古丈夫折松枝叩玉壺而吟曰：「餌柏身輕疊幃間，是非無意到虛實，冠裳暫備論浮世，一餉雲遊碧落間。」毛女繼和曰：「誰知古是與今非，閒蹤青霞還翠微，簫管秦樓應寂寂，綵雲空惹薜蘿衣。」古丈夫曰：「吾與子邂逅相遇，那無戀戀耶？吾有萬歲松脂，千秋柏子少許，汝可各分餌之，亦應出世。」二公捧授拜荷，以酒吞之。二仙曰：「吾當去矣，善自道養，無令漏泄伐性，使神氣暴露於窟舍耳。」二公拜別，但覺超然莫知其蹤去矣。旋見所衣之衣，因風化爲花片蝶翅而揚空中。陶尹二公今巢居蓮花峰上，顏臉微紅，毛髮盡綠。言語而芳馨滿口，履步而塵埃去身。雲臺觀道士往往遇之，亦時細話得道之來由爾。●

許棲巖

許棲巖，岐陽人也。舉進士，習業於昊天觀。每晨夕必瞻仰真像，朝祝靈仙，以希長生之福。時南康草率太尉鎮蜀，延接賓客。遠近慕義遊蜀者甚多。巖將爲入蜀之計，欲市一馬而力不甚豐。自入西市訪之，有蕃人牽一馬，瘦削而價不高，因市之而歸。以其將遠涉道途，日加芻秣，而肌膚益削，疑其不達前所。試詣小肆筮之，得乾卦九五。道流曰：「此龍馬也，宜善寶之。」泊登蜀道危棧，棲巖與馬俱墜岸下。積葉承之，幸無所損。仰不見頂，四面路絕，計無所出。乃解鞍去衛，任馬所往。於積葉中得栗如拳，棲巖食之，亦不饑矣。尋其崖下，見一洞穴，行而乘之，或下或高，約十餘里。忽爾及平川，花木秀異，池沼澄澈。有一道士臥於石上，二女侍之。巖進而求見，問二玉女云：「是太乙真君。」巖卽以行止告玉女。玉女憫之，白於真君，曰：「爾於人世，亦好道乎？」曰：「讀莊老黃庭而已。」曰：「三景之中，得何句也？」答曰：「老子云：『其精甚真。』」莊子云：「息之以踵。」黃庭云：「但思以卻壽無窮。」笑曰：「去道近矣，可教也。」命坐酌小盃，以飲之，曰：「此石髓也，稽康不能得近，爾得之矣。」乃邀入別室。有道士云是潁陽尊師，爲真君布算，言今夕當東遊十

萬里巖熱視之，乃卜馬道士也。是夕，巖與穎陽從太乙君登東海西龍山石橋之上，以赴羣真之會。座內仙客有東黃君，見棲巖喜曰：「許長史孫也。有仙相矣！」及明，復從太乙君歸太白洞中。居半月，思家求還。太乙曰：「汝飲石髓已壽千歲。無輪漚，無荒淫，復此來，再相見也。」以所乘馬送之，將行，謂曰：「此馬吾洞中龍也，以作怒傷，贖其負荷。子有仙骨，故得值之。不然，此太白洞天瑤華上宮，何由而至也？到人間，放之渭曲，任其所適，勿復留之！」既別，遂逖已達隰縣，則無復故居矣。問鄉人，年代已六十年。出洞時，二玉女託置隰縣田婆針，乃市之，杖繫馬鞍上，解鞍放之，化龍而去。棲巖幼在鄉里，已見田婆。至此惟田婆容狀如舊，蓋亦仙人也。棲巖大中末，年復入太白山去。

裴航

唐長慶中，有裴航秀才，因下第遊於鄂渚，謁故舊友人崔相國。值相國贈錢二十萬，遽挈歸於京。因備巨舟，載於湘漢。同載有樊夫人，乃國色也。言詞間接，帷帳昵洽。航雖親切，無計道達而會面焉。因賂侍妾身烟而求達詩一章曰：「同爲胡越猶懷想，況遇天仙隔錦屏。儻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雲。」時往久而無答。航數詰身烟，烟曰：「娘子見時，若不聞，如何？」航無計，因在道求名醢珍果而獻之。夫人乃使身烟召航相識。及寒帷，而玉瑩光寒，花明靡景，雲低鬟髮，月淡修眉。舉止烟霞外人，肯與塵俗爲偶？航再拜揖，誇貽良久之。夫人曰：「妾有夫在漢南，將欲棄官而幽棲巖谷，召某一訣耳。深哀草擾，慮不及期，豈更有情留盼他人，的不然耶？但喜與郎君同舟共濟，無以諧歸爲意耳。」航曰：「不敢。」飲訖而歸。操比冰霜，不可干冒。夫人後使身烟持詩一章曰：「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清。」航覽之，空愧憊而已。然亦不能洞達書之旨趣。後更不復見，但使身烟達寒暄而已。遂抵襄漢，與使婢挈粧奩，不告辭而去。人不能知其所造。航遍求訪之，滅跡匿形，意無蹤兆。遂飾粧歸鄰下。經藍橋驛側，近因渴甚，遂下道求漿而飲。見茅屋三四間，低而復隘，有老嫗緝麻苧。航揖之求漿。嫗咄曰：「雲英，釀一甌漿來！郎君要飲。」航訝之，憶樊夫詩，有雲英之句，深不自會。俄於簞箔之下，出雙玉手，捧瓷航接飲之，眞玉液也。但覺異香氤氳，透於戶外。因還顧，遽揭箔，覩一女子